

淮河,我心中的河

阳 红



淮河，我心中的河

阿 红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25 字数：46,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3,300

统一书号：10378·72 定价：0.50元

目 录

鸭 绿、蜜 蜂 和 芦 管

——代序……………胡世宗 1

淮河啊，我心中的河

淮河啊……………	13
淮河水色……………	16
列车夜过淮河……………	18
乡思……………	21
我走向家乡的村子……………	22
鸟鸣声声……………	23
我的村庄……………	24
牛市上……………	26
太阳也是家乡的亮……………	27
别惊破我的梦……………	29

南方，那魅人的山水

漓江水绿……………	33
她刚刚从蓝天降落……………	34
桂林——阳朔诗絮(六首)……………	36

三月三，壮家歌墟·····	40
咱囡，你去哟！·····	43
在海瑞墓前·····	45
橡胶树·····	47
车过琼崖群山·····	49
折断过的苗歌·····	50
通什印象·····	52
台湾相思·····	53
旅夜望月·····	54
黎寨展览馆·····	55
哪天重来三亚·····	56
在西双版纳森林里·····	57
澜沧江上的燕索·····	58
澜沧江·····	59
澜沧江之女·····	60
海的恋歌(组诗)·····	61
写在海轮上(四首)·····	65

春，实实在在来了

春，实实在在来了·····	71
我是蜜蜂·····	73
假如你问我小川在哪里·····	76
看鲁迅像·····	78
我不相信我的眼睛·····	79
蝈蝈的叫声·····	80
题菊·····	82

爱情.....	83
忆情.....	85
蝉，哪知道.....	86

城市年轻了

新楼的母亲.....	89
春的使者.....	90
“我要争取时间”.....	91
丰腴而多情的城.....	93

后记.....	94
---------	----

蚯蚓、蜜蜂和芦管

——代序

胡世宗

1951年一个春天的傍晚，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宿舍里，一个叫王占彪的学生，刚刚写好第一篇小说，题目也想好了——《张从荣和他的分队》，寄给哪家报刊也确定了——《文汇报》的《文学界》副刊；只是还没有想出令人满意的漂亮的笔名，几个要好的同学凑一堆儿，正帮助他动脑筋……这时，门口儿有人唱着《东方红》的歌儿走过，一个同学兴奋地喊：“你就叫‘阿红’吧！”……就这样，阿红，连同他那篇一万多字的处女作，便在《文学界》问世了，时年二十岁。

我最初以为阿红是女的，不仅名字象，而且诗的细腻和亲切劲儿也象。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9年沈阳的一次赛诗会上。我把自己写的学校农场编秫秸，抹泥墙，盖草房和割青草，喂小羊等生活短篇，用毛笔写到四开的大纸上，挂

在赛诗会事先拉好的绳子上。阿红穿着风衣，在悬满了风帆般的诗篇前面细心地巡看，边看边与人交谈。我怀着敬慕之心，远远地望了他一眼，只一眼。后来，诗友乔魁才神秘地告诉我：“知道吗？阿红在你的诗上连批了几个‘好’字呢！”当时我心里充满了欣喜和感激。

相隔了将近二十年，直到1978年春天，阿红重返《鸭绿江》，在编辑部召开诗歌创作座谈会，我和阿红才正式相识，但好象已经结交多年了。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辽宁诗歌界首次聚会。人多屋小，有的坐在办公桌上，有的坐在窗台上，阿红则是靠在桌沿儿，站了一个多小时，主持开完了这个座谈会，人们都为他繁荣辽宁诗苑的热忱和雄心所鼓舞！

二

阿红对我说过：“世上劳动有两种，机械性的和创造性的。前者易使人厌倦；后者却令人着迷。”对文学，阿红不仅是着迷，而且是始终满怀热恋，锲而不舍地探索、追求、开拓和创造。

阿红，1930年2月2日生于陕西省华阴县王家桥村。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安徽省颍上县城关。七岁念私塾，九岁上小学。读高中时朦胧地爱上了文学。1948年夏，他考取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哲学系，整天啃康德、洛克，做着留学的梦；直到南京解放，使他有幸读到一本草版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康濯的《我的两个房东》，孙犁的《荷花淀》……还有艾青、田间等人的诗，真是比蜜、比乳白胶还粘呀，一下子就把他从哲学系粘到了中文系。在中文系读书

期间，他到安徽亳县参加了两期土改，同年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文汇报》、《新华日报》、香港《文汇报》、《皖北文艺》等许多报刊发表诗歌、小说。他立志献身于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并暗暗下决心：在毕业前出一本书！果然，1952年9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给他出版的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带着墨香的样本，与贴着他半身免冠照的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凭，同时落到他年轻的手上。接着，他响应党的号召，揣着一颗火热的心，奔赴到祖国的工业基地——辽宁。

阿红先在本溪市的中学任教，1954年9月调沈阳《文学丛刊》（《鸭绿江》前身）当编辑；1956年入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同年冬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近一年，1963年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绿叶》。他在这本诗集的“后记”中写道：“你啊，你只是从茁壮、苍郁的生活的大树上摘下来一捧绿叶，分量太轻了……”正待他满怀信心去采撷更多生活绿叶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风暴把他这片绿叶吹出了城。他落户到铁岭地区务农，居住在离县城90里的穷乡僻壤，但他生命的绿色却没有灰褪。在农村，他竟利用那几分小园田搞各种杂交试验，改良苞米、高粱的品种，他一心钻研农业技术，向往到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人民多做贡献。阿红说过：“一个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最后化做一缕青烟就走了，总要给人间留下一点东西，精神的，或物质的。”在不准许他生产精神产品时，他就把全副精力和智慧投给了物质的生产。

三

阿红重返文坛，先后任《鸭绿江》诗歌组组长、编委、副主

任和作协辽宁分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1982年他开始主持《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工作。在这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争分夺秒地写出了一组组新诗和一篇篇评论，字数达40万之多。198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诗评论集《漫谈诗的技巧》，198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诗话及诗评论集《探索诗的奥秘》，第三本评论集《诗歌技巧新探》正在编辑之中。这里面大多数篇章，都是在他的“西窗之居”写出来的。我曾多次叩访他这间陋室，仅仅14平米，东门西窗，狭长的小屋里打了二层隔板，住一家五口三代人，儿媳和大孙子的小床不得不拉着幔子。每天晚上，阿红都要踩梯子爬到二层板上去睡。沙发、茶几、木箱摞垒成山，西窗临街，又是公共汽车站，从早到晚市声不息；阴暗窄小的走廊是各家的通道兼厨房……“有个蜂箱，我就有酿蜜的地方……”（《我是蜜蜂》），这区区小屋就是阿红的“蜂箱”，他在这儿“酿”出那么多、那么甜的“蜜”呵！

阿红是精明的。扫“四旧”时，他保存一本《艾青诗选》，把封面和内封全都撕掉，一般人看不出是“大右派”的书。这使他能随时带在身边，拿出来翻看。当然，阿红首先是勤奋的。由于他学习和写作都讲求科学方法，尊重客观规律，因此他的勤奋就加倍地能出成果。他在写小说之前，精读过几十篇小说，一篇篇剖析研究，写详细笔记，各类主题、人物、情节的小说怎么写？两个人物的怎么写？三个人物的怎么写？他都给捋出个头绪来；阿红有几千张资料卡，分门别类，有条不紊，那是他不知花费了多少个晨昏苦读的结晶。他尽先采用一些学习的新方法。他读一本理论书，只留下一张十六开的“坐标图”，就把主要观点和主要内容

记取了。我在他家看到一摞儿《评论座标》，象一本散装的稿纸，谁弄得清记载下古今中外多少部著作呵！这简直是储存量很大的土造的“电脑”呀！

阿红主张人与人相处要以诚相见，写文章亦如此，要把读者当知心朋友，而不该居高临下把自己当成先生。读过阿红诗文、特别是文的同志，都称道那“亲切、自然、真挚、灵动”劲儿，这八个字，正是他执着追求的。起初，他的文章写得象社论，有一次评论家思基同志跟他谈：“你的文章怎么这样板呢？能不能变一变？”阿红觉得这话一针见血，当时很苦恼。可是正如他在一篇文章里写的“苦恼、探索、提高，这是一脉相连的。”他找来刘白羽的小说、散文十几本，反复看，反复想，训练自己的语言感觉和语言习惯，几个月后拿出一篇诗论《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行文活泼，语言丰富，充满感情，颇受称赞。而今阿红的文风已又几经变化。一个偶然的机会，阿红辅导20岁的农村女社员才树莲改诗，小才的诗乡土味浓，有个性，为了把她的组诗《我说真话》推向社会，阿红写了篇《小荷才露尖尖角》，这篇文章念起来非常顺，品起来很有味，有的业余作者竟把它背下来了！

阿红文章很少从纯理论出发，而是坚持从创作实践出发；他很少摘引名家语录，一般都说自己的话。有一次，诗歌评论家谢冕问阿红：“老王，你写文章好象非常快，非常容易。”阿红回答：“不是的，我写起来好象很容易，可是酝酿的时间长，初稿出来反复改、其实很慢，很艰难。”他有一篇谈象征手法的断想，写之前，读了好几本朦胧诗和翻译诗，记了许多笔记，凝思了多日，才落笔。阿红还有个习

愤，打草稿必须用红水笔：毛笔、钢笔、元珠笔、塑料笔，都必须是写红字的，一用别的颜色，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怪事！有人开玩笑说：“你真阿红啊！”

四

作家单复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敏感、事业心强、有创业精神（点子多、敢干）、有组织能力！这就是作为一个老编辑的阿红的形象。”三十年来，阿红在编辑的岗位上，象蚯蚓一样，默默无闻地做着翻松土壤的工作，使许多埋在地下的种子得到萌发生长的机遇。“文革”前，他对辽宁几位工农诗人刘镇、霍满生、金玉廷等人的成长出了力；“文革”后，对才树莲、董宇峰、柳沅、李金河等人的成长花了心血。他用稿唯贤不唯亲，无论知名未名一视同仁。一次，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老诗人寄来了四十余首新作，他及时认真地审理，觉得水平不高，发表出去有损于刊物和老诗人的声誉，他断然一首没留，全退了；然而，对无名小卒的真正好诗，他却异常慷慨，舍得整页整页的篇幅。战士柳沅有一组诗基础不错，但需要修改，稿件在他和柳沅之间往返了八次，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柳沅修改，直到改得比较满意为止。这就是发表在《鸭绿江》上的组诗《花蕊似的哨所香了》。本溪一位青年习作者请了事假，带了近二百首诗稿，慕名自费到沈阳找到阿红门下。阿红热情地接待了他，读他的稿子从下午三点到七点，从中选出一首在刊物上发了，真可谓“沙里淘金”呵！

阿红对文学新人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意。他乐于和善于做培育幼芽的工作，他谦虚地对我说：“我也不能成大气

候，写不出大东西，理论上也不系统，就干我所能干的吧！在文学创作的最基础的层次多做一点工作，播种，育苗……”他平均每天收到一、二十封信，对于年轻习作者，几乎是每信必回，尽管写得很简单但都是亲笔。他在家接待年轻诗作者，谈话时事先要把录音机搬出来，录下他和习作者的谈话，备日后整理修改成为文章，足见他十分看重这种谈话，决不是敷衍了事。他也从年轻人身上获得许多有益的养料，与年轻人交谈，也能触发他深刻地探讨一些新的问题。凡是很认真地向他约稿的，无论大小报刊，他都一律认真去写，决不推脱搪塞。沈阳市铁西区文化馆内部编印一本《五月诗抄》，请他写序，他欣然从命，三千字写得很有感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阿红与诗歌作者们之间的感情深过了桃花潭水。在十年困厄岁月里，阿红的一个孩子患上了过敏性紫癜病，许多药物别人用了见效，唯对他孩子不灵。一位大医院的大夫说可以切脾治疗，又说：“切脾也不一定好。”阿红急得到处求医，终于讨到一偏方：吃大红枣。那年月上哪去求得大红枣呢？骤然，阿红想起了遍布全国的命运都不会好的诗友，发出了上百封信。不到半月，信，来了；枣，也来了。各种布包装的枣，哪天都收到三两件。有一个同志也是全家下放农村，没有红枣，从树上打落青枣，在炕头上“腾”干以后给他寄来了。古人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水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阿红与业余作者之间的友情，是拿心换来的；那种混迹文坛、唯个人名利是图、热衷于营私的市侩，怎么会理解和得到这种纯真、美好的情谊呢？！

五

“我要看我眼中的海，
我要感受海眼中的我”。

阿红：《海的恋歌》

这是诗人写自己与自然、人生、社会的海的亲密联系，也可看做他追求艺术个性的宣言。阿红是淮河边长大的、执芦管的乐手，他那乡野的歌淳朴而清新。《春的旗帜》组诗荣获《星星》诗歌创作奖。他的诗创作，尽力实践着他自己关于诗的主张，但始终有距离。对这一点，他自己很清醒。一位陌生的业余作者直率地对他说：“我喜欢你的诗评论，不大喜欢你的诗”，阿红当即诚挚地说：“我喜欢你这性格！”“我要把我生命最宝贵的蜜，滴到人们的杯里。”这是他在《我是蜜蜂》里倾吐的心愿。他的诗常常不经意儿地溶进平凡而深邃的哲理，如写漓江，对清流能“挽手”，对浊流能“迎受”，“让百川和自己汇流”，“既不对谁斜眼瞅，也不把谁举过头”（《漓江胸怀》）；那胸襟之广大，气度之宽阔，分寸之得当，足叫人深长思之。他善于在看似很小的题材里，凝满浓重的情思：从一只彩蝶飞进窗口，从月下蛎蛎的叫声……一瞬间的感触，延伸到对时代、对历史的思忖。

阿红的许多诗都写得“俏”。有不少诗句确是妙笔传神。如写漓江的山，“随便敲下一块，放到盆里，都是绝妙的盆景”；如写对春天的向往：“我想挽鹅黄的柳条，我想抱扑冰的春鸭，我想吻迎春花”，一“挽”，一“抱”，一“吻”，鲜明而准确地渲染了思春之情。

阿红极重人间情义。他十五岁初中毕业时结婚，老伴目不识丁，一直是家庭妇女，几十年朝夕相伴，恩爱如初；阿红对他的大孙子阳阳爱抚备至，许是“隔辈亲”吧！有一次我去他家，书桌上摆满了资料、元珠笔和没写完的草稿，我一问才知道，三岁的大孙子非要跟爷爷出去玩，阿红竟搁下手里的活儿，抱着阳阳在外头逛了大半天！阿红对故乡有无尽的思念，他曾写道：“多少回一家人围上饭桌，挟着菜儿就想起你淮河，我想闻闻喷香的麦仁糟，我想尝尝黄亮的鳖子馍……”情真意切，动人心魂。甚至到了美丽的西双版纳，也勾想起自己的家乡。在那长满奇花异树的密林里，“绿叶滤过的阳光是绿的，绿叶荫蔽的溪流是绿的”，连视线也绿了，连听觉也绿了。诗人写到这儿，笔锋陡地一转：“愿借绿海三分绿，以染家乡的山，因为那儿的山，尚枯瘦而贫瘠……”何等细腻的乡情乡思呵！

阿红宣示过：“我是一只蚯蚓，一只蜜蜂，一只芦管。”他的生命，他的歌，象他笔下的漓江水：“总那么深情地流，总那么脉脉地流”，“曲曲弯弯地流，百折不挠地流……”

为什么呢？他说：“我爱海，海向我招手！”

淮河啊，我心中的河！



